



塵盈滿愛的眼角膜走向新

那是一年前的故事了；在花蓮慈濟醫院二五西病房（耳鼻喉科），每到大夜班時間，一位穿著藍色條紋病患衣服的巡房人，在已熄燈的病房區一間探過一間的……。

這位巡房人是一半臉不見，沒有未來的口腔癌末期病人——陳進昌。

病魔改變了世界和人生

他曾經是一位醉生夢死，呼風喚雨的

黑道大哥，然病魔改變了他的世界和人生；讓原是一雙鬧事的手，蛻變成一雙助人的手。

雖然還要和病魔抗戰，他卻放下需要被關懷的心，反而在病房做志工，幫助、鼓勵和自己相同命運的病友們。

這難行能行的「愛」，像是幽谷中一顆發光的珍珠，那樣的閃亮動人——也因此他獲得病友們給他的封號——叫「阿昌班長」。

年少輕狂時的阿昌，國中畢業不久即離開家鄉——玉里，獨自流浪到台北謀生，當一個水電工學徒。

幾年後，阿昌服役退伍，發現相戀多年的女友變心另嫁他人，痴情的他受此打擊，開始以酒來麻醉自己。酗酒後的阿昌像是一匹桀驁不馴、脫了韁的野馬，他放縱自己，變成打架鬧事的混混；接著再墮入不歸路的黑道幫派裡，每天在紙醉金迷中揮霍日子，終因吸食安非他命及販毒而琅墮入獄。

民國八十三年，阿昌三十五歲，正值金黃歲月的青壯之年，他卻身繫囹圄，實令人惋惜。

當年的花蓮監獄，適逢有慈濟志工顏惠美師姊，每週定期帶著志工前去監獄關懷受刑人。民國八十四年間，監獄成立皈依班，以佛法和上人的智慧法語，來開啓他們善良的本性，讓這些受刑人出獄後可以重新做人，並能在社會去付出。

志工們常以：「口說好話，心想好意，手做好事，腳走好路。」及「人不怕做錯，只怕不改過。」等靜思語來鼓勵受刑人。當時的阿昌曾因這二句靜思語而流下了懺悔的眼淚！

心中原以為被社會遺棄的阿昌，在這樣的因緣之下，又重燃起對人生的信心。阿昌開始唸佛、讀經，後來德慈師父代表上人給與皈依，法號「戒義」。一本小小藍色的皈依證，直到阿昌往生，還一直完好的珍藏在阿昌的皮夾裡。

民國八十五年六月，阿昌服滿六年七個月刑期的一半，即獲得假釋出獄。

洗心革面那一刻卻走到人生盡頭

出獄返回家鄉，阿昌結束了不愉快的婚姻；二個不解事的兒子，從襁褓時就由阿昌的母親撫養著。在了無牽掛，欲重新振作打拼，並洗心革面要做一位好團時，老天爺似乎和他開了一個大玩笑——他發現自己得了口腔癌惡疾。

繼父親、三弟之後，他是第三個得口腔癌的人。三弟在阿昌未發病前就已不幸離世，而父親因發現得早，經過開刀治療後已痊癒了。

已痛失一位兒子，另一位兒子又得了相同的惡疾，這種打擊，對阿昌的母親真是情何以堪呀！

第一次（民國八十八年八月）住進慈濟醫院開刀，因是初期就被診斷出來，醫師說好好配合治療，並戒煙、酒、檳榔是會好的。然他出院後，將醫師的叮嚀全丟於腦後，煙、酒、檳榔照樣手不離口，過了幾個月感到不舒服，才又發現長了新的癌瘤。

「沒關係！橫豎再開一次刀。我這次得再賭一次，我不信會再得！」他過去是賭徒，賭性堅強。他和自己的生命賭了三次，可是三次都輸了。

花蓮慈濟醫院耳鼻喉科徐莉萍醫師說：「他每開一次刀，並不是一次的結束。他因肝臟不好，血小板太低，流血大量，或感染，別人開一次，他則要開

好幾次，要清瘡，要補皮……」

前二次，醫師將阿昌的病情控制得很好，也把他養得白白胖胖。可是出院回玉里後，又重回以前喝酒的日子。等到第三次再發病，病情就無法控制了，讓醫師們很心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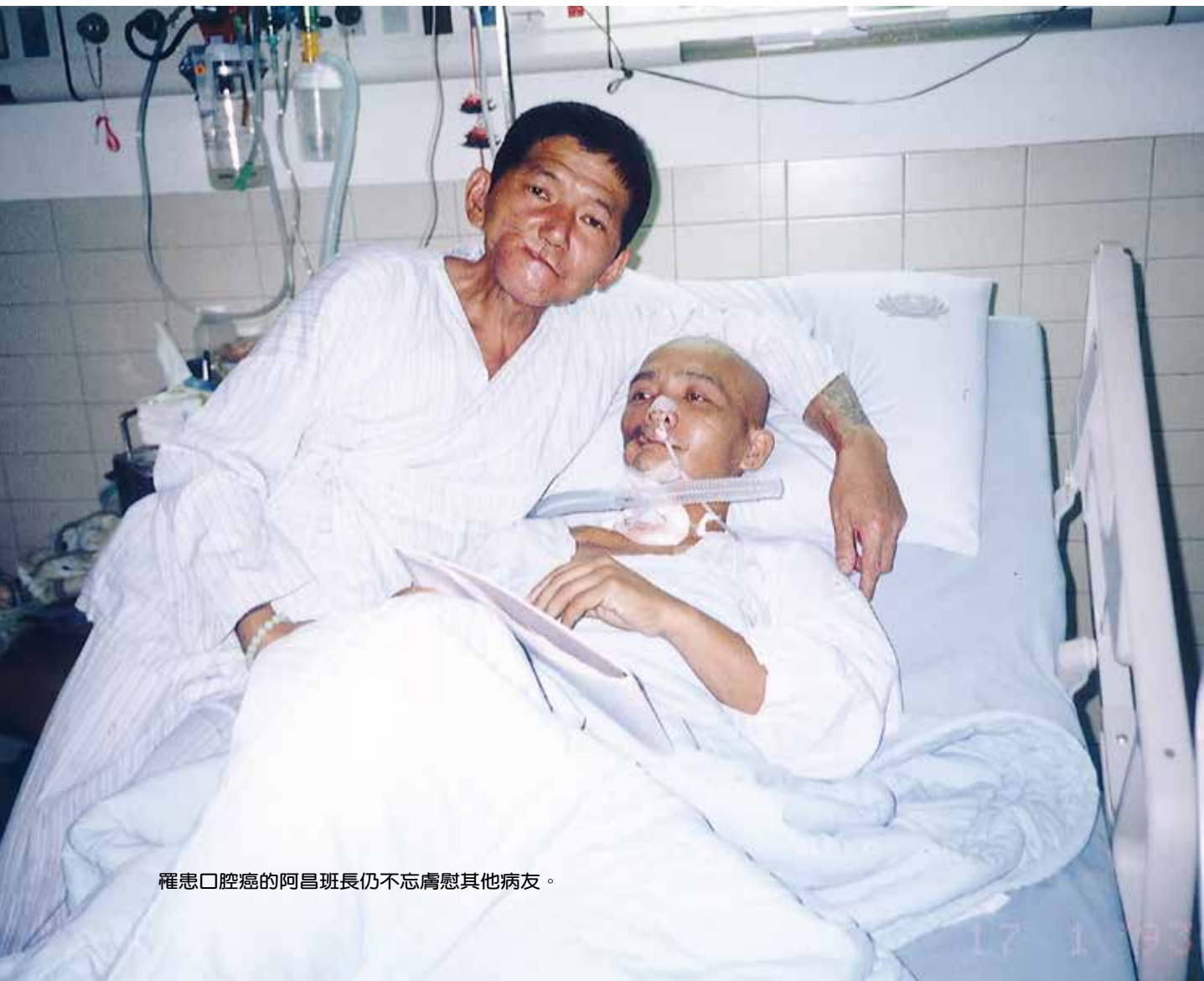
找一個最後救贖的機會

個子高大的阿昌，剛開始是一位讓人很頭痛、怕怕的病人。他一身江湖老大

習氣，在病房中，偶有不滿情緒，就到處向病友煽火、起哄大鬧病房，讓醫護人員不知如何是好！

有一天，顏惠美到病房看他說：「以前在花蓮監獄告訴你，好手好腳要走好路，那我不是白講？……需要我們怎樣的幫助你？」

「妻子離婚了，二個兒子又很調皮……」阿昌神色落寞，為自己沒盡過一天做父親的責任而難過。



罹患口腔癌的阿昌班長仍不忘膚慰其他病友。

「要孩子乖，一定自己要先做好，給孩子一個好榜樣！」顏惠美鼓勵他，並寫了一句「虔誠懺悔，輕安自在」的毛筆字貼在阿昌的床頭，希望時日不多的阿昌，能走出心靈的恐懼，輕安自在的去面對死亡。

或許是慈濟人的愛讓他感動了，他決定要為自己浪蕩的人生，有一個最後救贖的機會。他開始在二五西病房做志工，除了幫忙發餐盒，也照顧行動不便或無家屬的病友們。

凌晨大夜班時的二五西又多了一位志工班長待命著。夜間，大家都睡了，阿昌班長在寂靜的病房區一床一床的巡視。誰的被子沒蓋好，幫他蓋好；那一床的點滴快沒有了，他通知護士.....又或者護理站的求救紅燈亮了，他趕去探看.....

有一次，他自己發高燒很難過躺在病床上，鄰床一位行動不便的老阿婆正要下床，說時遲那時快，阿昌立刻起身，一個箭步衝過去，適時抱住了要跌落地上的阿婆。一位潘小妹妹出生後，媽媽帶著她在二五西照顧也是口腔癌的爸爸。有時媽媽忙不過來，他就幫忙照顧這孩子。每逢潘小妹妹一哭，只要阿昌伯伯一來哄逗，潘小妹妹的小臉立刻就笑了起來。

每天很忙要做很多事的阿昌，也幫一位尿失禁病友換尿布、洗澡。阿昌說：「做好了的感覺很好！」除了照顧病友，他也教導因為癌症化療、電

療的病人如何度過痛苦。阿昌說：「化療的痛苦就像被滾水燙到，還要洗熱水一樣，從喉嚨、食道到胃部徹底的灼痛.....」

疾苦的煉獄所造就的菩薩

走過人間煉獄的病痛過程，讓阿昌更珍惜每一個可以付出的因緣。當他聽到上人在「人間菩提」中說大體捐贈，他就決定簽下了器官捐贈及病理解剖同意書。

因阿昌的現身說法，也影響許多病友發下要捐大體的好願。

那一天，阿昌由志工謝靜芝和蘇足等多人陪伴回家。阿昌哭著跪求父母成全：「弟弟就這樣走了，對不起父母白髮人送黑髮人，希望以器官捐贈救人修來生和報答父母恩.....」對阿昌最不放心的媽媽，雖然傷心不捨，終還是成全阿昌這最後的心願。

這時的阿昌除了身上那抹不掉，張牙舞爪的龍鳳圖騰，還能嗅出當年之勇的習氣之外，他像是一位菩薩在示現，告訴我們生命無常，要及時行善。

「生這種病很可憐，因為構音最重要的是口腔，有時聽不懂他的意思，他會很急，很生氣。不過多花點時間去傾聽，還是聽得懂。」徐醫師說：「一個嘴巴就那麼大，切了二次，也沒多少可切了。第三次再發後就無法控制了，傷口爛那麼大.....」

凡事自己來，不麻煩別人的阿昌，

他知道母親要照顧高齡的祖父和洗腎的父親，還要幫他照顧二個上學的孩子，不可能來照顧他。爲了維持體力，阿昌拚命想辦法吃東西。嘴巴不能吞嚥，他又不要插鼻胃管，他就自創一招，也教別的病友——將奶粉和溫水放入「每日c」空瓶搖一搖，就可慢慢倒入嘴裡；或將麵包撕成碎碎，泡在牛奶裡吃。但右臉的傷口太大了，倒進嘴裡的牛奶，大半會從傷口滲透出來，紗布濕了又要再換。

原來是一小塊紗布的傷口，後來變成要用好幾塊大紗布才能包得住。阿昌很勇敢的正視他的傷口，有時他不想麻煩護士，就自己對著鏡子練習換紗布，有時白色的腐肉就這樣掉出來……。

什麼時後會輪到我？

像蠟燭般燃燒自己，照亮別人的阿昌，每一次出院再回來，總有一些病友不見了。「什麼時候會輪到我？」阿昌心想可能自己時間不多了。他考慮很久後問醫生：「我的時間到了，可以下來了嗎？」那天是二〇〇三年二月十八日，阿昌由五樓的二五西轉到三樓的心蓮病房。

這時阿昌的第六感告訴他，這次他不會出院了，他和自己的生命預約了三個月。

三月三日，阿昌以漂亮的毛筆字，寫下他一生諸多的悔悟和對生命的省思：

以前有很多的時間去浪費生命，現在卻沒有多餘的生命去浪費時間。

四年來的住院經驗，一直到九十二年二月十八日，由二五西轉到三樓心蓮病房，到此看這裡的點點滴滴，才知時間的可貴。

換了環境，竟能產生如此大的人生觀轉變。

生命末期者，在臨別前若能到心蓮走一回，也不見得是個不幸。到心蓮猶如從黑暗走向亮光，也像從熟悉的生時，走向陌生的死裡。

但願生與死就是這麼一回事。這種如此愉快的挑戰！

走進人聽人怕的心蓮病房後之感想

于92.3.3.心蓮

預知死亡的豁達

到了心蓮病房後的阿昌還是很忙。每次到了給藥時間，護士常常找不到人。其實阿昌是回到二五西看病友、做志工。不然就是出去買水果、布丁、冰棒及當時最風行的「Q00」飲料請醫護人員或病友家屬們吃。他自己不能吃東西，卻堅持要送「愛」給別人，他覺得這是一件快樂的事。

心蓮病房石世明心理師說：「以前我從不拿病人的東西，但從阿昌手裡接到『Q00』飲料，好像是菩薩送來的甘露法水。」

被癌細胞吃掉一半臉，甚至最後連一邊嘴角都沒有了的阿昌，他放下了世間一切的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等煩惱蔽障，把握活著的當下去行善、愛人。阿昌的「心」像一朵清靜的蓮花，在醫院病苦最多的角落綻放出動人的芬芳.....。

一直努力在爭取時間行善的阿昌，有天他發覺時間不夠用了，生命的迫切感讓他寫下一段令人省思、震撼的文字——

第一次感覺時間不夠用，即使用最節省的土辦法，晚上盡量不睡覺，但得來的是第二天的疲勞，於事無補.....。

只好告訴自己，順其自然吧！也禱求蒼天，能讓噬肉蟲（癌細胞）忘記上班。

每天對著鏡子凝視越來越大，深可見頸動脈的傷口，阿昌似乎預見了自己的死亡。沒有恐懼和慌亂，這時阿昌平靜的請求石世明用攝影機為他做生命（死亡）的紀錄。

到了五月二十三日，阿昌在石世明的見證中看到自己的死亡，他含笑揮別了這一生。但阿昌班長的精神不死，他盈滿愛的眼角膜，讓另一個人重新看見這世界的繽紛。



帶了一身病的阿昌班長，不忘把握時間做志工。



從患者的眼睛 看到了患者的心 ——樊文雄醫師

◆文、圖/于劍興



診間門外的叫號燈已經突破一百，在門另一頭的樊文雄醫師，儘管大半的臉被口罩遮去，不過從他骨碌碌的眼神中，依舊能感受到那一份殷切、彷彿要洞悉一切病痛的氣度；堅定的眼神彷彿在訴說著：「一切交給我吧！」

醫與病之間，讓一股無形卻充滿安定力道的能量自然地牽引著，這股力量在每一次看診、病人道謝離開診間的那扇門內充斥著。不過，這只是上半場而已，因為每個星期二是樊文雄最忙碌的一天，上午和下午各開了一個診，這種忙碌也許就像他跟診間護士開的小玩笑一樣：「都已經忘了坐椅子的感覺。」

這一個星期二似乎特別忙碌，上午看診之後，下午燈號歸零重新亮起。雖然樊醫師仍然帶著口罩，但從微腫的眼眸、略帶沙啞的嗓音中，疲憊感難以掩飾。儘管如此，他依舊以俐落的動作招呼病人，為病人檢查，而帶著倦意的眼神在檢查過程中又再現銳利的光采，就好像只要一碰到病人，那一股熱切的心

情就像被再次點燃般，又熱絡了起來。

看到的不只眼睛而已

來到診間的病人生命的原因可能各有不同，但至少有一點是相同的，那就是都正忍受著身體上的病痛之苦。

隔著眼科專用的診療台，樊醫師熟練地招呼病人坐下，再輕盈地將檢查設備移往病患的眼睛部位。在仔細又快速的檢查下，患者的眼睛病癥無所遁形。樊文雄總是在最快的時間內告訴病人所面臨的情況，將病人數不盡的猜測都拋在腦後。其實，眼疾除了是單純的眼睛問題外，病人的許多不舒服是源自於高血壓、糖尿病，而一位眼科醫師要做的不只是用專業、經驗來關注眼睛的問題而已，他更像是一位熱心的朋友，叮嚀著病人要控制好血壓、血糖。

診間門開啓，一位樣貌年輕的女孩子進來，眼睛的不舒服感顯然影響到她的情緒，她開始訴說自己長了針眼半年了，也有些耐不住性子。「來，往

上看、往下看，不要害怕，這裡會不會痛？」樊醫師緩緩地引導著，確定了是麥粒腫後，開始和這位女學生商量起開刀清除的時間。

「今天可以處理嗎？」這位學生急忙地問，「有人陪妳來嗎？」「沒有！」因為患者的情況需要進開刀房動手術，可能無法今天馬上處理。「下週一早上？」、「不行，要上課」，「星期三下午？」、「也不行」……就這樣來來回回的溝通詢問，耐心的樊醫師終於和學生達成共識，「這幾天還是要擦藥膏，開刀那一天我會幫妳處理乾淨……」樊醫師繼續叮囑著。

一位遠從新竹前來的婦女進入診間後，惶恐不安之色毫無掩飾地寫在臉上，「眼睛醫不好，眼皮一直掉下來，看書都一邊看沒有，先前有去開白內障都沒好。」病人一股腦地把問題丟給了醫師，不過，樊文雄看來已經成竹在胸，先請她去檢查室做一些基本檢查回來後，他確切地告訴病人：「眼瞼痙攣！」由於眼瞼痙攣和白內障開刀沒有關係，而這種病的症狀是眼皮會一直抖，治療方式分爲吃藥和打肉毒桿菌兩種，不過由於打針要自費，而且價格不低，所以樊文雄建議這位病患：「還是一樣一樣來，先開藥吃吃看。」

傾聽病人一籬筐的問題，樊文雄總是當機立斷找出問題所在，給予病人最適切的協助，快速的拔除病苦。有個患者跟樊醫師抱怨：「醫師，我的眼睛痛，

又有飛蚊症……」樊醫師耐心地告訴病人：「這是眼瞼炎作怪，飛蚊症是玻璃體混濁，和眼睛的症狀沒關係，現在要把睫毛的根部都清乾淨，是最自然和正確的方法，尤其現在每一根睫毛都有發炎，眼皮也會比較紅腫，只要清潔完了就會比較好。」

一段影片而踏進了慈濟

樊文雄是嘉義縣大林鎮在地人，家裡有許多叔叔、姑姑當醫生，因此從小功課好的他，也就這麼「半推半就」走向醫師這條路。過去在台北開業的他，雖然知道慈濟要在大林蓋醫院，但從未認真思考過回鄉的問題。

直到有一天，大愛台播出了大林慈濟醫院醫療副院長簡守信的故事，看完後，樊文雄下定決心，決定要回「家」了。影片中，騎著腳踏車馳騁在鄉野間的簡守信是那麼自在，彷彿天、地成爲一體，另一方面，簡守信竟然能把一個病人的治療過程用圖檔詳實地建立起來，病人從不好到慢慢接近正常，這個過程就像是一部電影一樣，非常愉快也收穫很大。當然，樊文雄當初在電視上看到的簡守信副院長，就如同大家現在所佩服的他一樣，也如同金庸電影中的大俠，引經據典，讓人印象深刻。

談起這個因緣，樊文雄不好意思地說：「我是先認識簡副，產生了強烈的動機後，才進一步認識上人。而來到大林慈濟醫院服務後，更進一步感受到身



樊文雄面對病患的專注眼神，實為仁醫。

為一個醫師所受到的重視，而院長、副院長對每位病人都很真誠，這種沒有分別的心，更讓人動容。」

學會思考對病人的好壞

與大林慈濟醫院一同成長的樊文雄，一進醫院便迅速地融入大林這個大家庭中，但這種緣分是緣自對於慈濟的認同，和是不是在自己的家鄉大林並沒有什麼關係。曾參與人醫會到大陸、印尼義診的樊文雄說，無論是在醫療或人文方面，總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，對病人還要更好，要多參與慈濟人文活動。對病人就像對自己的小孩一樣，樊文雄不多講、不說教，他相信身教才是最重要

的。

對於行醫的過程，樊醫師說：「當投入醫療的前一段時間，因為懂得不多，總覺得動作快、技術又好就算是貢獻了很多。但是，隨著經驗不斷累積，才驚覺到很多做法未必是正確的，而現在進行一項手術，會謹慎評估，並思考對病人的好、壞處。」

樊醫師說，以前開完刀後覺得自己很有成就感，這是因為站在疾病的立場，處理完之後很有感覺、很有心得。不過，現在比較會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思考事情，以及考慮到疾病以外的問題。他還說：「以前因為自己只看病人的眼，所以即使幫同一個患者看過很多次診，

但還是不認識病人，認識的都只是病人的眼睛而已。」

投入醫界越久，樊文雄不斷縮小自己，也不斷思考著「這對病人是最好的嗎？」他說，希望大林慈濟醫院能達到多樣化和準確率的目標，發展成一流的眼科。他也要求自己更快速正確的診斷，這樣才能讓自己和病人同樣安心，而診斷出來後，也希望有多樣的能力和設備來進行治療，不只是維持現狀而已。除此之外，樊文雄也要求手術的正確率，因為，眼科的手術要非常的精準。

診間中兩位眼疾的女孩

這一天，兩位來自教養院的女孩子引起大家的側目，但卻見樊醫師直喚名字

招呼她們兩人，憐憫的眼神溢於言表。其中一位女孩子名叫阿靜（化名），先天性血管瘤使得她的眼壓不斷飆高，根本無法入睡，每天大吵大鬧，心事無人知的她最後被送到身心醫學科，但找不到原因後才被轉到眼科來。

「女孩不太會講話，而且也不太合作，所以檢查不容易進行。」樊醫師說，「阿靜已經裝了人工水晶體，但經過檢查後才發現角膜眼壓竟已經高達六十，超過可以忍受的界線，而且視力也不斷減弱，難怪她會睡不著、亂吵鬧了，但更令人想不到的是，阿靜後來又出現新增血管性青光眼，使得治療更為棘手。」

「來，阿靜慢慢向前靠。」樊醫師體貼地招呼著因為血管瘤而導致臉部變



在診間的樊文雄，從患者的眼睛看到了患者的心。

形的阿靜。從民國九十一年到現在，樊文雄與阿靜培養出的信任感，在緩緩的互動中流露著，而另一名也是來自教養院的阿雪（化名）也有同樣的症狀。看到兩位女孩都這樣，樊文雄不禁感觸頗深，「如果能早一點治療，眼睛的情況不至於這麼糟。」樊醫師娓娓訴說著。

雖然，整個醫療過程充滿了挑戰與思考，但樊文雄時時刻刻想到的，是如何對她們才是最好的，而她們的背景和生活，更是我們應該進一步關懷和照顧的。「眼壓已經降到二十了，比上次好很多，除了藥水以外，還有開吃的

藥.....」對著陪伴而來的老師，樊醫師仔細的交代著。

這一段在診間上演的醫、病情，將不斷繼續著。上人的一句話「天下沒有我不愛、不相信和不原諒的人」常浮現在樊文雄的腦海中，但這句話實在是一個很高的境界，所以，認同上人這句話的樊文雄坦承，要做到這個境界實在很難。不過，有一次前往大陸參與義診時，一句話「找對路，不怕路遙遠。」讓樊文雄有深深的體會，因為做任何事都要找對路，而樊文雄現在能確定的，便是已經找到了屬於自己的道路。 🌊



讓樊文雄看眼睛，阿嬤們都很放心。

面對死亡卻不放棄付出一 瀟灑志工徐增次

文、攝影/蘇芯右

他，一路陪玉里慈濟醫院，現在正要邁向人生第六年的醫療志工學歷。

他，身為醫療志工的同時，卻在醫師口中得知可能罹患白血病。

他，經歷周遭朋友的離去，心裡早已對死亡有心理準備。

他，決定用不一樣的方式，來向關心他的人說再見。

瀟灑離開了卻人生煩惱

「你的白血球及淋巴球數量過高，有可能是白血病的一種.....必須再到花蓮總院血液腫瘤科，做進一步的詳細檢查。」從楊行樑醫師口中得知這個「意外」的大訊息，徐增次掙扎了幾秒，隨即調息受波動的心情並回問醫生：「我十七個月前抽血檢查並沒有異狀，這種病有那麼快就會得到嗎？」楊醫師未回答任何答案，只表示有可能為急性的血友病，要再持續做追蹤檢查。

在玉里慈濟醫院擔任醫療志工多年的徐增次，五年來，他的老友、結拜兄弟、照顧戶，都難逃血癌的侵襲，急速撒手人寰，對此早已免疫的他，面臨「生死」大關已能淡然視之，除了固定回總院抽血檢查，仍如往常到醫院繼續當著志工，只是他的妻子對於這個不受歡迎的消息，在無數個夜晚裡暗自流淚



不捨。

由於不想驚動親朋好友，徐增次一有空暇就提寫書信，想以「書信」的方式來和好友道再見，留給對方特別的祝福紀念。他說：「我往生以後，當朋友來找我時，太太就會將我寫好的信拿給對方，並且跟對方說：『我先生已經離開了，這封信要給你的，他想對你說的話都在裡面。』其實除了朋友，我也會這樣寫信給我的孩子，叮嚀他們什麼階段需要注意哪些事、要怎麼度過困境等等.....。」

臉上看不出焦慮的他淡淡地說著：「雖然化療可以延長到五、六年的生命，但任何一種治療都無法回到最初健康的狀態，而化療更要一年的治療時間，如果放棄任何療程，那麼還有兩年的生命時間，夠了！緊張也沒用，那就隨緣吧！」



徐增次(左前二)年輕時曾參與戲劇演出。

他還說：「當醫療志工這些年來，看了許多獨居老人沒有人照顧，病患那麼樣痛苦，人生真的滿苦的，所以生命不一定要很長。我總覺得走得瀟灑一點沒關係，而且現在檢查結果還未真正確定，或許還會有奇蹟出現……」

從七天六夜的「慈濟之旅」踏入……

民國八十八年，徐增次是一位喜歡閱讀佛經、虔誠護持三寶的佛教徒，已退休五年的他，不再從事香菇、金針的種植，空閒之餘時常參與寺廟的活動或研究《六祖壇經》。

「徐師兄，玉里慈濟醫院要全面翻新需要人手幫忙，你想不想報名參加，前往幫忙啊？」「好啊！」徐增次由玉里當地多處佛教團體中，得知玉里慈濟醫院舊院區要全面翻新，需要招募一些社區志工協助幫忙。接到這樣難得的消

息，徐增次開始了「七天六夜」的「慈濟」之旅。

他形容在醫院「七天六夜」的時候，哪裡有工作就不放過，也不怕找不到事情做，就連準備回家休息的時候，都還會有其他師兄跟他說：「嘿，徐師兄這裡還有一些事情需要幫忙。」終於「無暝無日」的七天過了，他的每一滴汗與慈濟精神，受到當時已是慈濟慈誠的張澄淇、林玉龍、張秋樑三位師兄的高度肯定。後來林玉龍終於開口詢問徐增次說：「你想不想參加慈誠培訓？」「什麼是慈誠培訓？」徐增次不明白地問。

後來，參加每個月固定一次的培訓課程，徐增次也參加了玉里醫院的醫療志工，漸漸地開始了解……從對慈濟團體不錯的第一印象、舊院區充實的七天生活、師兄、師姊的和樂相處、資深志工的用心帶領、醫師專業的醫療傳授，一位終生職的慈濟人就這樣「誕生」了。

徐增次在慈濟世界的醫療志工天地裡，找到了當時信仰佛教的最初理念，也就是原始佛教的理念—「行道」。他深刻地體會說：「以往沒有一個場合教導我如何行道，或是用方式來讓我明瞭，但是進入慈濟，我體驗到也目睹到，這對信仰者是一個很好的道路。」

豐富生命厚度，看淡生命長度

醫院的悲、歡、離、合走進了徐增次的志工領域，每一天流逝同時也增長他

的慧命，更豐富了生命的色彩與厚度。記得一次玉里舊院區遇上當年著名的碧利斯颱風，那次的颱風為富里、玉里帶來很大的災情，醫院不僅醫療、慈善雙管齊下，極力搶救病患，慈濟委員也全心投入勘災行列。即使過了這麼久，颱風過後的翌天，淒涼的畫面仍記憶猶新地浮現在徐增次的腦海。

「颱風過後隔天，大夥開車前往瞭解一位眼睛看不見、獨自生活在羅山的民眾情況，因為這位伯伯住的地方沒有

路，當車子無法繼續前進時，張鳳岡醫師、眼科葉醫師，師兄、師姊只好步行上去，來到一處由被風吹落得七零八落的鐵皮屋前，這才看到這位眼盲的老伯伯蹲在旁邊，身體不停發抖。而後大家將他接下山後，經過眼科醫師的檢查，才發現老伯伯是因為白內障引起失明，這才幫他進行開刀治療。而康復後，院內同仁及志工也固定每個月前往患者的家中三至四趟。」

除了難過老伯伯的遭遇，徐增次也



當志工時的徐增次(中)，忘了身上的病痛。

無奈地訴說：「一年多來慈濟人慰問關懷，後來伯伯因患有帶狀疱疹（皮蛇），卻始終深信自己所購買的成藥療效，在居家關懷結束後，大家雖然不放心地再度前往老伯伯家中，堅持要帶他下山就診，但是老伯伯執意要等弟弟回家，不幸的是，老伯伯隔天凌晨卻因為心臟衰竭不幸往生。」

回想已往的醫院點滴，讓他記憶深刻的是一位已往生的病患：「病患是電信工程的維修人員，在施工時不幸由電線桿上摔落，地面的木頭直接穿刺臀部，雖然挽回一條命，卻難逃坐輪椅的

命運。但由於這位維修人員有糖尿病的困擾，臀部的傷口不易癒合，所有生活起居全在輪椅上，妻小也因為有智能上的障礙，家裡的環境乏人整理而雜亂無章，發現到這個個案後，志工及醫院同仁定期前往探視關心。而後來個案的住屋甚至在颱風期間被吹垮，儘管這樣的窘狀，志工還是不放棄前往他家中修補，後來一次東區的醫療演習中，病患病情臨時發作，因此便由直昇機承載病患前往西部就醫，這在這裡還是第一次發生。」

因為看見這麼多的病苦，徐增次慢慢



徐增次定期前往醫院當志工，探視患者。

從中體悟生命存在的涵義，於是在面臨「癌症上身」那一刻，心裡並無太大的漣漪，而能這樣「釋懷恐懼」，無非都是在付出當中所得到的無形收穫。徐增次也引述兩位不同病人對他說過同樣的祝福話：「像你這麼好的人，一定會活一百二十歲。」被虔誠地祝福讓徐增次更能看透生命對死亡的恐懼。

滿足老人家空虛的心靈

每天進駐醫院的徐增次，跟院內同仁互動良好，每個病人也都認識他。他除了扮演父親的角色，照顧院內這一群孩子們，也會時常觀察他們「心情指數」，當個傾訴的對象，而這份親切也獲得許多同仁的信賴。

「有時同仁下班看到我在大廳，就會特地跑過來對我說：『我有告訴你，我要下班囉！』」徐增次開懷地說著如同「天倫之樂」般的溫馨小點滴。

除了同仁，院內的病患他也沒有忽略，因為了解到病患的「苦」、了解病患的「孤單」、更了解病患的「內心話」，只要病患等候看診，他就會找阿公、阿嬤聊聊天，讓他們一解心中空虛。他非常明白孤伶伶的老年家常在醫院走動，只是想找個訴說的對象，所以，徐增次會滿足老人家心靈的空虛，聊天聊地、談人生，也間接予以開導與安慰。

徐增次總是注意病患身體狀況，給予適當的協助，就是因為這樣一個小小的

動作，讓病患及家屬都發自內心感恩徐增次的貼心。有的時候，當病患不擅於表達病情時，他也會扮起代言人轉述病患的想法，給看診的醫師知道，這更讓醫師得以對症下藥。

隨時都能放下的瀟灑態度

「有人照顧也是苦，病痛的時候沒有人能取代與分擔更是苦。」這是徐增次多年停、看、聽所得到的領悟。被宣布可能罹患癌症的他，不汲汲營營的執著於人身，只要還有可利用的時間，他都抱持著感恩心。

能擁有這份「放下自在」的心情，說明了「施比受更有福」的道理，因為沒有進入這個醫療領域，就無法看得更清楚。

四月下旬，上人行腳到玉里醫院時，徐增次謁見上人訴說病情。上人慈示叮嚀他要相信醫師的專業，也安慰徐太太不要太擔憂要順其自然。有了上人的祝福，徐增次安心地繼續正常的生活作息。

在院內，他的臉上無時無刻都呈現「輕安自在」的表情，讓人由衷感到敬佩。而發出警戒的這一身臭皮囊，不在乎能多延續慧命的儲存，多修一點醫療志工「學分」，如果要隨時放下這樣的人生劇情，徐增次會平淡地說：「沒關係，人生可以走得瀟灑一點。」

這就是他，徐增次。一位「生死皆自在」的生命勇者。

